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乡愁的滋味

中秋前夕,邻居给了我一盒广式莲蓉月饼,说是千里之外的外婆给她寄的。从广东远嫁而来的她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她说这月饼,是乡愁的滋味。

也许,距离才是丈量乡愁的关键。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,距离老家的村庄不过半小时车程。这些年来,随着外婆的离世,老家整村搬迁,乡镇的撤并,我连户口本上的籍贯都变了。我对家乡的感觉,就如对待月饼一样,即便中秋在即,心中也再难有涟漪。

虽然我不懂乡愁是何滋味,但此刻,望着做工精致的广式月饼,我突然想到,老家的老月饼咸香油润,如今已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网红店”。我决定去买一盒,给我的广东邻居尝尝。

记忆中老家门口有一条土路,沿着土路拐一个弯一直往北,过一条马路,能看到一座高桥,桥的那一边就是“街上”。小时候那座高桥,好像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单线联系,其余的土路,只通向另一条更加尘土飞扬的小道。

现在,我的车停在一条柏油马路上,记忆里的地图失效了。我找不到一个锚定的坐标,也找不到那座高桥。我一个电话打给了发小,他在电话里笑着问我,有多久没有回来看看了?我沉默着,的确想不起来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。他告诉我,现在我看到的那一排厂房,差不多是我们以前的村西头;后面宽阔的四车道,差不多横穿整个以前的村子;要找那座高桥,还要一直往北开。

我四下环顾,想从发小的描述里找到一丝从前的痕迹,但没有成功,我兴致索然地挂了电话。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,黄昏时刻的天空突然变得红彤彤的,像要下雨。

记得儿时下雨,雨打在瓦上,我和发小挤在屋檐下,用小手去接雨滴;脑子里在想,怎样偷拿家里的脚盆,趁雨不大去村头的小河捞菱角。

□ 宜兴 欧彦汐

屏幕对面

最近我开始在网络上兼职做老师。即便这份事业只是刚开始,我已经通过电脑摄像头和网络见到了许多种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模式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学生有两位,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,他们的年龄相仿,也都是刚刚上小学。我没想到我和小女生的师生缘分竟然只有两次。正式学习的第一课,我做好了十足的准备,也预设用十二分的耐心面对这个可爱的孩子。因为她像是一张白纸,我希望她对待学习能够一直兴致盎然,也希望她能日拱一卒地尽快补齐她和其他小朋友的差距。课程开始很顺利,我们愉快地互动学习,她的妈妈在旁边不停鼓励。到第七分钟的时候,屏幕那头突然传来一个男声,问小女孩在干吗。小女孩甜甜地回答:“上课!”男人突然用方言夹杂几句普通话指责小女孩的妈妈浪费钱。当她转过脸来面对我,我看到她的眼睛里盛满了眼泪。

这样的情况下,我不能中断课程,但也无能为力,只能给课程管理老师发去求助的消息。计时到十五分钟的时候,她们自己退出了课堂。又过了五分钟左右,小女孩的妈妈发来课程退费的信息。几天后,课程群聊被解散了。我只能在我备课的笔记本上划掉小女孩的名字。我原本想撕掉那一页,但是想了想,

□ 甘肃兰州 贝元

松鼠鳜鱼

松鼠鳜鱼是淮扬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。旅游来到江苏泰州,朋友老朱甚为高兴,把我接到他的大酒店,并亲自下厨,为我烹饪松鼠鳜鱼。

泰州人称鳜鱼为桂鱼,有着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。将凶猛的鳜鱼“驯服”成大松鼠,对有着40余年厨龄的老朱来说,驾轻就熟。

烹饪松鼠鳜鱼,极为考验刀工。老朱从水池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鳜鱼,置于案板之上,左手用抹布摁住鱼头,右手的刀具灵活运用,刮鳞去鳃,剖腹清肠,冲洗沥干,眨眼间,一条大鱼收拾利整。

老朱随后快刀切下鱼头,又按住鱼身,从颈部下刀,贴着脊椎骨,将鱼肉片开,接近尾部时收了劲道,让尾巴和鱼身相连着。翻到另一面,依样复制,再片掉鱼之肋骨。将鱼皮朝下,在鱼肉上先削直刀,再削斜刀,深度触及鱼皮即收,这样一来,两片鱼肉就被削成麦穗纹,宽窄均匀,鱼皮不破。老朱这刀工,简直行云流水。

老朱随后将料酒、精盐调匀,分别抹在鱼头和鱼肉上,稍稍腌制后,滚上干淀粉,再拎

□ 辽宁岫岩 刘忠民

滴滴答答的雨,落在车子挡风玻璃上。我开起雨刮,回忆就像似有似无的飞絮,也被它一起刮走了……

终于到高桥面前。我惊讶地发现,它和我记忆里的桥完全不一样了,它如此矮小,两边扶栏显得如此单薄。而桥边上竖起的红绿灯,却显示它仍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。我从桥上缓缓开过,不大的车子,却让记忆里热闹非凡的桥和街,变得如此局促。在我此刻的心里,它仿佛仅仅指引着一条平行于老家的路,已经永远不会与思念相交。

我终于找到了那家网红月饼店,店里很热闹。操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营业员对我说:今天刚出炉的月饼都订完了。我压低声音强调说,我是本村人,有没有藏起来的给我一盒?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,说可以去城里步行街,他们家的分店或许还有。

兜兜转转,我又回到了城里,来到了热闹的步行街。我惊讶地看到,分店的门头更加大气,与时髦的步行街相得益彰。生意太好,我还是没赶上现烤的月饼,买月饼的兴致也彻底消失了。

雨稀稀落落的,并没有大起来,也许这里离台风的中心太远吧。步行街上霓虹的灯光,散乱地倒映在蛟桥上。渐暗的天色里,依稀还能看出云脚的迁徙。我有些失落,好像有某种思绪倔强地在我心里流连。

我四岁就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外婆,离开老家的村庄,来城里读书。我总以为,思念早已像那一个不再歌唱的音乐盒,不承想,它只是没有拧紧发条。我突然莫名地感受到一种奇怪的、客居他乡的倦怠,就像波涛间低徊的海鸟,怎么也找不到落脚的崖岸。

我望着蛟桥河中忽明忽灭的灯光,嘴里没有月饼的甜香,却和我的邻居一样,有一股乡愁的滋味涌了上来。

我还是写了以下一段话: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和苦楚。在长久的人生中,只希望她不要被类似的场景所裹挟,希望她快乐。

群聊解散后的第二天,是小男孩的第一节正式课程,一切如同他在试听课表现的一样,他自信而开朗。他会在不确定对错的时候也看向另一个方向,问他的爸爸:“爸爸我说得对不对?”然后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:“老师我爸爸不告诉我答案!那老师你说我说得对吗?”课程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下很快结束。

我习惯在正式课程第一节结束后,和家長面对面说几句话。既是为了鼓励小朋友,也是为了给更好的后续沟通开一个头。还等我开口,小男孩把躲在摄像头盲区的爸爸拉出来,骄傲地对我说:“老师,这是我的爸爸!”然后他亲了爸爸的脸,爸爸并没有躲闪,反而伸出手抱住他,也亲了亲他的小脸蛋。然后男孩的爸爸说:“老师,小孩子比较调皮,您多包涵!”

现在我每星期都会给小男孩上一节课,他一如既往地活泼地和我分享他姐姐的生日派对、妈妈做的好吃的饭菜。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小女孩。每当那时候,我都会默默祝福她,希望她能够永远活泼。

□ 河北廊坊 靳小倡

母亲的鼾声

记忆里,母亲的鼾声是生活的“晴雨表”。我自幼体弱多病,父亲常年外出打工,母亲带着年幼的我跟弟弟,开始了女人不幸的生活。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,却听到过她在耳畔哼唱的摇篮曲。那时,外面的风正摇晃着陕南山腰上的小屋,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,发出尖锐而又凄厉的声响,我却在母亲古老的童谣中,闭上了双眼,到童年的梦境中去遨游。

我十几岁时到县城求学。为了交学费,母亲到我学校附近的一家富户当起了保姆。当我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,我的母亲,正汗流浹背地洗着一件件脏衣裳。母亲做梦也想不到,她用汗水供养的儿子,因为在课堂上常常偷看小说,而成为寥寥几个“留级生”中的一个。她没有为此垂泪,也没有过多地责备我,只是感叹父亲总不在身边,她没有多少文化。她一如既往,洗衣、做饭、刷碗、扫地……独自支撑着苦难的重压。

常常是我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小说,她就睡着了,睡得恬静安详。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,也无暇顾及她心灵上的沉重负荷……那时的母亲,从不打鼾。那一年,因为生活的变故,我寄住在邻镇二姑家,母亲只能独自返回故里了。16岁的我,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,送她到十字街头。她用手拂去飘落在她头上的雪花:“你要好好用功,像你爸爸那样。”我答应着,垂下头来。她用手掌抹去我脸上的泪痕,又系上我的外衣领扣,叮嘱我说:“妈相信,没有蹚不过去的河。你放心吧。”在这离别的瞬间,我第一次感到来自母亲的力量。

从这天起,我开始发奋地读书。2009年秋天,我背着行囊离开安康,到河北求学。“逢年过节,回村里看看妈就行了”。临别时,母亲对我说道。第一个寒假,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。当夜深人静时,我和母亲躺在木板床上,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:“妈,我让您受苦了。”“没有又留级吧?”她问我,显然,我那年留级的事情,给她心灵上留下了伤疤。“不但没留级,我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!”我拿出刊登我“处女作”的报纸,递给她。她小心地接过去,把油灯点亮了一些,从床上半翘起身子,激动而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。

“妈妈,您把报纸拿倒了。”听我这么说,她立刻笑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。从心底漾起的笑波,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。

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。特别是在静夜里,听见她轻轻的鼾声,我流泪了……毕业后第一件事,就是回故乡陪母亲过完了整个暑假。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。久而久之,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,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,我才能睡得更踏实,连梦境也仿佛随着她的鼾声而变得更为绚丽。

可惜,2015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。我被迫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,家里只剩下她和年迈的父亲(弟弟远在他乡)。她的“苦难”重新开始,像子然抚养我那时一样,和父亲相依为命。

偶然得以回乡探亲,和母亲、父亲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。她面对着我侧身躺着,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。我夜间醒来,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。“妈,您怎么还没睡?”我问。

“我都睡了一觉了。”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。我把身子翻转过去,想让母亲能够闭一闭眼。当我再次醒来,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庞时,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。我心里清楚,在我背向她的时候,她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,一定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,一根、两根……我无法计数,这样一个中国女性,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。

多么想再听到她轻轻的鼾声。

秀美壮观的紫金山,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所吟咏的对象。

三国时期,诸葛亮就曾赞叹“钟山龙蟠,石城虎踞,真帝王之宅”。从此,虎踞龙盘便成了南京的象征。到了唐代,诗仙李白被钟山秀色所吸引,在《金陵歌送别范宣》一诗中写道“钟山龙蟠走势来,秀色横分历阳树。”

紫金山,又名钟山、蒋山、神烈山,自古被誉为江南四大名山,有“金陵毓秀”的美誉。因山顶常有紫云萦绕,又得名紫金山。如果说,南京人对墙的情结是明城墙;对河的情结是秦淮河;那么,南京人对山的情结便是紫金山。

王安石的《游钟山》写道:“终日看山不厌山,买山终待老山间。山花落尽山常在,山空流水自闲。”王安石的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,却出现了八个“山”字,如此循环反复,在诗词中是极少见的。归隐金陵的王安石常常悠游钟山,他虽日日与山为伴,却未曾看腻。与世无争,浮生若梦。

紫金山之名的由来众说纷纭,一说是山顶常有紫色彩云出没,以此叫作紫金山;也有说因为山上石头中含铜较多,显紫金色,故谓之紫金山。关于紫金山的传说甚多,最具神秘色彩的莫过于秦始皇东游楚地,见紫金山如龙蟠虎踞,称此地乃王气之地,于是埋金以抑王气。可是,秦朝二世而亡,而灭秦的刘、项等人正是出于此间。在钟山文化中,六朝文化堪称其独一无二的资源。众所周知,有“龙学”之称,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第一部百科全书的《文心雕龙》就诞生在紫金山里的上定林寺。

如果你恰好也来了南京,不妨和我一起,在凌晨也去爬爬紫金山,去感受日出东方的神奇,去惊叹大自然的奇妙魅力吧。

□ 南京 清小禾